



聂昱冰 · 著

遇到爱

用力爱



人民文学出版社



遇到
用力爱

聂昱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遇到爱 用力爱/聂昱冰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ISBN 978-7-02-010486-4

I. ①遇… II. ①聂…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4364 号

责任编辑 安 静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25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90 毫米 1/32

印 张 14 插页 3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4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486-4

定 价 33.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在打击中成长	001
第二章	结婚从来就不是私事	048
第三章	混乱的新年	101
第四章	嫁给我吧！	131
第五章	大错特错	161
第六章	成熟与天真之间	200
第七章	桃花运	242
第八章	刹那芳华	282
第九章	爱·错	318
第十章	遇到爱 用力爱	362
尾 声	婚戒是个圆	423

第一章 在打击中成长

1

“如果你是一个三十周岁、还没有男朋友的女孩子，那你最痛恨的一定是过年！”

今天是2013年2月3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小年。下午三点半，红菱坐在商厦底层的肯德基里，面对着汉堡和薯条，怒火中烧，仿佛一周以后的那个春节，全部都是这个汉堡造成的罪孽。

“比过年更痛苦的，是你还有一大群亲戚，从舅奶奶到姨妈再到表弟表妹表侄女一个不缺，还都和你生活在同一个城市！”

红菱的眼神更暴躁了，已经变硬了的薯条在她眼中幻化成了那些永远都过度关心大龄未婚女青年的亲属们。

“最最痛苦的是，你竟然还在春节前失业了！”

“最最最痛苦的是，你们家只是最普通的市民家庭，你从小到大得到过的最多的称赞也不过就是‘清秀，听话’，而每个人都明白，这两个词根本就是对女孩子最残酷的敷衍！”

红菱突然变得气馁了，因为她想起来，小时候她还经常受到一

种表扬“小脸圆圆的真可爱”。现在，圆圆的小脸已经变成了圆圆的大脸！

所以，红菱的故事，似乎注定了很普通、很市侩：一个平凡、微胖、三十岁、没男朋友、失业的姑娘，正好赶上了中国人最重视的春节！

快四点了，往常这个时间，红菱正坐在工位上，又累又困，一边不停地忙着各种工作，一边在心里把没人性的老板骂了千万遍，可现在，她却宁可回去继续接受老板的非人虐待。至少多虐待她一个礼拜，让她把这个春节挺过去。

“唉。”红菱长叹了一口气。这个春节会怎么样？舅妈一定是要炫耀远在美国的表妹的；姑姑肯定会抱着不满一岁的外孙子反复夸赞；据说表嫂已经做到外企的高管了；还有一个表弟已经发了喜帖，春节后就要举行婚礼。你说你才二十七，一个大男人你着急结什么婚啊？你有点出息行吗？红菱真希望能像小时候那样，狠狠地揍他一顿，出口气。

“唉。”又是一声长叹。红菱知道，爸妈对她的要求其实很简单：有份稳定的工作，有个可靠的丈夫，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他们从来也没要求过红菱飞黄腾达、嫁入豪门。可正因为这个要求太简单、太正常了，所以当自己连父母这么简单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的时候，她才觉得更加愧疚。

外面街道上人山人海，现在正是到了北京城最拥堵的时候，再过几天，人们就都回家过年了，北京就会变得很空荡。而就在北京变得空荡的同时，红菱的家和生活，就会突然变得很拥挤很喧闹。真希望，时间能在这一刻定格，永远都不要走到一周之后。

红菱隔着落地窗看着外面的人群，在这人海中，有多少人和她

一样,因为嫁不出而对过年心生恐惧?据说有不少,那大家联合起来提一个议案,取消过春节好不好?或者通过一条法律,任何人都不得询问亲属的婚姻状况,否则就算是违法?

红菱很及时地发现,自己的神经已经快不正常了。

忽然,对面高楼上一个巨大而绚丽的广告牌吸引了她的目光,广告牌上只有两个大字:红娘。

红菱对这个广告牌非常熟悉,因为她最好的朋友周晓渔就在这家公司上班。红菱曾经不止一次对周晓渔嘲笑过这个广告牌,说它的样子活脱脱就是一个满头插花、满脸涂脂抹粉的恶俗媒婆。可偏偏就是这么恶俗的公司,却发展得风生水起,把整栋楼都买了下来,这里可是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啊。

“唉。”红菱又叹了口气,她必须要去告诉周晓渔,他们公司的兴旺兴隆,完全就是建立在自己这种人的血泪之上。

红菱出了肯德基,朝着马路对面走去,倒不是真的要去向周晓渔控诉他们公司,而是作为排序第一位的闺蜜,晓渔现在绝对有义务来分担红菱的痛苦和烦恼。

周晓渔比红菱大两岁,都是胡同里长大的北京妞。二十四岁之前,红菱一直认为周晓渔完全就是另一个自己,可就在她二十四岁那年,一切都改变了——周晓渔结婚了,紧跟着又当妈了。于是,一个一直和她在各方面都完全平等的女人,在一瞬间就变成了她的榜样。晓渔的幸福,成了父母说服红菱的最有力的武器。红菱反复想过无数次,可就是想不明白,晓渔怎么就突然把自己给嫁出去了,更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周晓渔能嫁出去,她红菱就嫁不出去呢?

这还是她第一次来晓渔的公司,因为红菱万分抵触这种地

方。必须要在生活中经常面对一个媒婆就够可怕的了，还让她跑到这里来参观一大群媒婆，那太崩溃了。

可当红菱真正走进这里，却发现整个公司和她过去所想象的完全不同，甚至和她所见过的任何公司都不同。

公司的装潢颜色柔和，摆着许多很水灵的植物，还有各式各样的鱼缸。鱼缸里的水质洁净，鱼儿在里面自由自在地游弋着。走廊里回荡着细微的音乐声，如果驻足细听，能够分辨出，是一首很优美很轻快的曲子。

“这究竟是什么鬼公司，布置得这么古怪！”红菱低声诅咒道。反正她已经恨了这家公司这么久了，所以绝没有理由因为它的环境很完美就放弃对它的恨！——从第一次相亲开始，红菱就打定主意要永远憎恨一切和媒婆有关的东西。

可老天似乎在有意挑战红菱的坚决，当她观察完周围的环境之后，又让她看到了一个完全超出她意料的前台。

在公司里做了这么多年，红菱对于“前台”这个岗位是非常熟悉的。一般来说，前台都会很年轻很漂亮很职业，甚至还很嗲。——像红菱这样的姑娘，出去办事，第一眼就看到一个腰围比自己细两寸、年龄比自己小八岁的女孩子，无疑是会受到沉重打击的。

可这位前台，和其他前台都不一样。她的个子不是很高，不是很年轻，身材也不是那么瘦得离谱，脸上只化了淡淡的一层妆，头发盘成了一个简单的发髻，身上穿着一件深蓝色西装，样子也很保守，脸上带着温和的笑容，整个人给人的感觉就是两个字：质朴。

一个质朴的前台？鬼公司果然古怪！

“你好。”前台看着红菱，笑容变得更亲切了，“需要我做什

么吗?”

“哦,你好,我想找周晓渔。”

“周主管?她现在正在讲课,你可以在这里等她,也可以去她办公室等她。”

这个前台也太不专业了,都不问问对方是干什么的,就敢直接让她去办公室?

红菱很怀疑地看了她一眼,问道:

“她什么时候下课?”

前台看了一眼表:

“快了,还有十五分钟。你如果不想去她办公室,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吧。”前台的态度很不错,还帮红菱倒了一杯热水。

“她在讲什么课?”红菱闲着没事,捧着杯子和前台闲聊。

“培训公司的红娘。”前台很自然地回答。

红菱差点儿把一口水喷出来:

“培训……红娘?”

“对啊,”前台不明白红菱为什么要这么激动,“她是人力资源部主管,员工招聘和员工培训都是她的工作。”

红菱用力眨了眨眼睛,好让自己保持镇定,因为她的脑海中已经出现了一幅画面:教室里坐着一群穿红着绿、满脸恶俗的老女人,而周晓渔则站在讲台上,给这些女人们讲课,教她们怎么去给人说媒!天啊,晓渔现在不会也打扮得像个媒婆吧?红菱已经在考虑,是否要和周晓渔永久性绝交了。

“那个,我能去听听晓渔讲课吗?”红菱知道自己的要求很不合理,但她实在忍不住了,还是提了出来,她太想看看教室中的情景了。

“可以，从这里往里走，走廊直对着的就是培训室，你可以从后门悄悄进去，就不会打扰到周主管讲课了。”

“知道了，谢谢你。”红菱虽然很感激前台的通融，但心里面还是禁不住偷偷怀疑这个前台的工作能力。她怎么就可以这么随随便便地把一个陌生人放进培训室呢？万一她是对手公司派来的探子怎么办？红菱决定一会儿必须把这件事告诉晓渔，她可不希望晓渔因为用错了前台而被老板炒掉。

轻轻推开培训室的后门，红菱暗自松了一口气，还好还好，教室里坐着的人衣着都很正常，虽然不是统一着装，但有一个最大的共同点，她们的穿戴都很朴素。

因为是站在教室的最后面，所以她看不见“红娘”们的脸，但从背影上能够看出，她们都是那种很普通的女人，不胖不瘦、不高不矮，也正是红菱最待见的、不会给她压力的那种女人。

晓渔也看到了红菱，微微愣了一下，但并没有停止讲课，只是做了一个很细微的手势，红菱会意，悄悄坐在了最后一排的一张椅子上。晓渔继续讲课：

“……所以，我们公司的理念就是，先做她（他）的朋友，再做她（他）的红娘！记住，这个‘她（他）’是泛指，涵盖了一切年龄、一切身份的人！只要她走进了我们的公司，成了我们的客户，我们就必须成为她的朋友，为她忧虑，为她着想，为她快乐，只有从内心里真正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会得到她的信任，成为她的红娘。”

课程已经进行到了尾声，晓渔的语速也放慢了，甚至还带着感情：

“每一个走进我们公司的客户，心中都存着一份对婚姻、对未来、对幸福、对整个人生的美好期待，而我们，则要帮助他们实现这

份期待，所以，我们的工作神圣的。作为红娘，我们的收益也是巨大的，每当我们撮合成了一对有情人之后，在获得了丰厚的奖金提成的同时，还收获了无可比拟的成就感，因为我们让寻求幸福的人获得了幸福。”

下课了，人们走出教室，有一部分人从红菱的身边经过，红菱发现，她们基本都是三十以上的年纪，面容都很和善，用红菱从小听惯的说法来形容就是：她们的长相都很“清秀”。

“怎么这么难得，肯屈尊到我们公司里来了？”当最后一名红娘走出教室之后，周晓渔走到了红菱的面前。

“我要不亲自来一趟，怎么会知道，您平时都是怎么忽悠人的呀。”红菱摇头叹息，口中啧啧有声。

“什么话？我从来不忽悠！”

“您还不忽悠，您都快把红娘形容成天使了！”

“你放心，如果能有一个红娘把你嫁出去，那她在你父母的眼中，何止是天使啊，简直就是上帝！”

“好了，别提这事，烦。你忙完了吗？”

“不完也得完，你是第一位的。出什么事了？看你的脸，这次麻烦不小。”

“有那么明显吗？”红菱拍了拍自己的脸，“看来我今天没直接回家，是很正确的，你能看出来，那我妈一定也会看出来。”

“主要是你从小就不会隐瞒情绪，说吧，怎么了？”

两个人走进了晓渔的办公室，一进门，红菱就又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女人，你没事儿吧？你竟然把办公室弄得和你家里一样！”

的确，周晓渔的办公室太有女人味儿了，绣花的窗帘和沙发

巾,摆着小玩意儿的柜子,办公桌和茶几上放着的小装饰,甚至墙上还挂着画,瓶里还插着鲜花。

“这是我们公司的要求,每个主管都有义务布置自己的办公室,风格自定,要求只有一个:让每一个走进办公室的人,都感到舒适,好像回到了自己的家。包括我们的公司,也是这种风格的。这是我们的理念,让公司像家一样,让每个员工都像客户的家人一样。”

“这么说,你在课堂上说的那些话,还真不是忽悠。”

“当然不是,那是我们公司的正式培训教材,是我们老总亲自编写的。”

“哎,我说你们公司那个前台是不是有点问题啊?”红菱想起了这件事,“她好像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我要是别的公司派来的、专门摸你们底细的探子怎么办?”

晓渔笑了:

“你呀,就是在你们那种公司待太久了,已经彻底不懂什么叫人性化了。我们公司的理念只有一个,就是要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觉得亲切、舒服,不想离开……”

“可是……”

“实话告诉你,我们这些培训教材,早就被其他婚介公司通过各种方式弄到手了。我们的公司,同行们也早就用各种身份、各种借口来过八百回了。可该学不会还是学不会。北京老买卖人有句话,叫:有同行,没同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些课程、教材乃至公司文化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怎样灵活地运用到工作之中去。”

“有道理,”红菱边听边点头,“难怪你能嫁出去,就像你说的,

有同行，没同利，同样的女人，最后获利就是不一样，你总算把困扰了我多年的疑问给解决了。”

“我怎么听着你这话这么别扭啊？”晓渔的眼睛中闪出了危险的光芒。

红菱及时接收到了报警信号，赶紧双掌合十：

“说我的问题。首先，到这个春节，我仍旧没有男朋友。”

“这不是新闻……”

“其次，今天早上得到通知，我失业了。”

晓渔的神情变得严肃了：

“怎么会这样？”

“我们公司是做出口贸易的，这两年国际大环境不好，一直在紧缩规模，已经有过好几次裁员了，这次终于裁到我了。”

“这不是你的错。”晓渔柔声道。

“确实不是我的错，但后果却必须要由我来承担，最要命的是，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家的情形你也清楚。”

晓渔点了点头，俩人一起长大，上一辈就是老邻居，对彼此家庭的情况都知道得太清楚了。

“你爸妈也不会怪你的。”

“他们肯定不会怪，他们从来就没有为任何事怪过我，所以我才更难受。”红菱的眼圈红了，平时看她的性格风风火火、大大咧咧的像个男孩子，可父母一直是她心中最柔软的角落，“你也知道，我是他们全部的希望。”

晓渔的神情也黯然了：

“我都很久没去你家看望他们了，我记得去年好像听你妈妈说，又找到一个能治你哥哥的病的医院，有效果吗？”

“你哪有时间呀，又要上班又要带孩子，你不去，我爸妈还整天夸你呢。”红菱先阻止住晓渔的抱歉，才又道，“没效果。我估计，他的病永远都不会有什么改变了。”

两个人都沉默了。红菱的哥哥比她大五岁，小时候发烧因为治疗不及时，烧坏了脑子，生活需要人照顾。从小红菱总是奇怪，同学和邻居家的小朋友都是独生子，为什么自己家是两个孩子，长大后才明白，是因为哥哥的病，所以才又生了她。她是父母最大的安慰，也承载了父母的全部希望。

“所以现在我的问题就是，一个男朋友、一份工作，都能解决最好，如果不能，至少也得解决一样，大过年的，我不能让爸妈太失望。”

晓渔看了看日历：

“还有六天就过年了。”

“所以这两件事基本都是没法解决的，天上不会突然掉下一个男朋友来砸到我，也没有公司会在这个时候招工。”

“我能帮你做什么？”晓渔的声音不大，但任何人都能听出来，她这很平静的一句话的背后，是毫不犹豫的赴汤蹈火。

“我来找你，本来只是想和你说说话，可现在，我倒是有了个想法。”

“你说。”

“我来你们公司上班怎么样？你是负责人力资源的，招聘一个试用期员工的权力还是有的吧？这样，至少我就有工作了。”

“你过去不是万分痛恨我们公司吗？”

“我现在仍旧万分痛恨。但为了安慰我爸妈，我只能暂时屈服于恶势力了。”

“说得你自己还挺伟大。”

“这叫孝心!”

“只可惜,我成全不了你的孝心。”

“为什么?”红菱惊呼了出来,她做梦也没想到,晓渔竟然会拒绝她。

“因为我们公司只招聘已婚的员工。”

“你,你,你……”红菱伸出一根手指,指着晓渔的鼻尖,气得说不出话来。

晓渔轻轻拨开了红菱的手:

“想咬就去咬我们老板,制度是他定的,我只是执行者。”

“你怎么知道我想咬人?”

“你看看你刚才的样子,牙都露出来了。”

“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有这么变态的规定呢?身为一家婚介公司,你们怎么能这么歧视未婚的人呢?这是做婚介该有的态度吗?”红菱已经被气得语无伦次了。

“您觉得未婚的人做红娘,合适吗?”

“对,都是‘媒婆’嘛,哼!”红菱有意加重了那个“婆”字。

晓渔不理睬她的恶劣态度,解释道:

“我们的客户大部分都是女性,而太年轻太漂亮的女人会让女客户产生压力。”

“有道理,让一个风情万种的媒婆陪着去相亲,那不是做媒,那是给人添堵呢。”红菱很明白那种女人带给同性的压力,“好,这些我都能理解,我也承认,你们老板的确想得很周全,可已婚又是怎么回事?我虽然未婚,但我也很朴素,长相也很普通啊。”情急之下,红菱连自己最不喜欢听的话都说出来了。

“可只有已婚的、婚姻生活比较稳定的女人，才能有一个平稳的心态去给别人做思想工作呀。换句话说，只有能成功把自己嫁出去的人，才有可能成功地把别人嫁出去。”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彻底没希望了。”

看着红菱那绝望的样子，晓渔心中不忍：

“要不这样，你就说你在我这里上班了，如果你爸妈问到我，我帮你圆谎。”

“你知道的，我面对他们说不了谎，不出五句，我妈就能看出来。”

两个人都沉默了，办公室里静悄悄的，此情此景，再温馨美好的环境，也显得凄凉。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忽然，周晓渔“啪”地拍了下桌子，把红菱吓了一跳：

“怎么了？”

“你准备在我们公司工作多久？”晓渔忽然问。

“我不是真想干，我就是为了把这个年糊弄过去……”

“我明白，所以我问你，这个‘糊弄过去’是多长时间。”

红菱想了想：

“大概，两个月？”

“从现在起，两个月？”

“对，过年这一个月基本做不了什么，等下个月，我就抓紧找工作。”

“那你看这样行吗？你编一份个人简历，就说你已婚，我聘用了你，我们的试用期是三个月，两个月后，你自动离职。”

红菱瞪大了眼睛，看着晓渔，迟疑道：

“这样，行吗？会不会给你惹麻烦？”

晓渔紧皱着眉头：

“这属于严重违规，被公司知道了肯定不行，可我们现在没有别的办法，而且现在正好赶上过年，民间有个传统习俗：正月里不说媒。现在虽然不太讲究这些了，但每年正月，都是我们公司最大的淡季。你正好赶上这个时候，业务不多，如果业务多，你恐怕真应付不过来，非露了马脚不可。你只要尽快辞职，人们都还对你不熟悉呢，你就又走了，没人会注意到你，我们公司几乎每周都有来应聘的红娘，也每周都有辞职的。”

“她们为什么要辞职？”

“来，是因为觉得这个工作很容易做；走，是因为明白了，这个工作真不是什么人都能做的。”

“真不会给你惹麻烦吗？我已经失业了，别连累你也失了业。”

晓渔勉强笑了一下：

“没那么严重，公司里人很多，老板注意不到一个试用红娘。再说了，这些年，我也是为公司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人，他不会为这么点小事就炒掉我。”晓渔嘴上说得很理直气壮，但只有她自己心里明白，她现在做的绝不是一件小事，她是犯了公司和老板的死忌，如果败露，被炒鱿鱼是肯定的。但晓渔不去想那些，她只知道一点：红菱遇到了麻烦，自己必须帮助她。

“过了年，我差不多就离职，不管有没有找到工作，反正年过完了，也没有那么多闲人来关注我、跟我攀比了。”红菱虽然不太清楚问题的严重性，但她也明白，她在这里待的时间越短，晓渔的麻烦就越小，“如果真来这里工作，我需要做什么？”

晓渔认真想了想，道：